



伤 逝

—— 涓 生 的 手 记

根 据 鲁 迅 同 名 小 说

任 伍 改 编 姚 有 信 绘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伤 逝——消 生 的 手 记

根据鲁迅同名小说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改编者：任 伍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

绘 者：姚 有 信

印刷者：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

197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开本：787×1092毫米1/24

印张：3

统一书号：8027·7046

定价：1.80元

前 言

《伤逝》是鲁迅的一篇小说。它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一对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不顾社会上遗老遗少的冷嘲热讽，热烈地追求婚姻自由，表现了反封建的勇敢精神。

但是，由于脱离了社会的革命潮流，孤立地追求个人幸福，他们的反抗是无力的；当黑暗的社会以更大的压力袭来时，他们便“凄然”、“怯弱”，茫然不知所措，他们的幸福迅即化为泡影。

涓生和子君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而是社会的悲剧。鲁迅通过这个悲剧揭露了旧社会的腐败和罪恶。同时深刻地指出孤立地追求个人的幸福是没有出路的；启发人们投身于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



1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2 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住出这破屋的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我重来会馆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败壁，这样的板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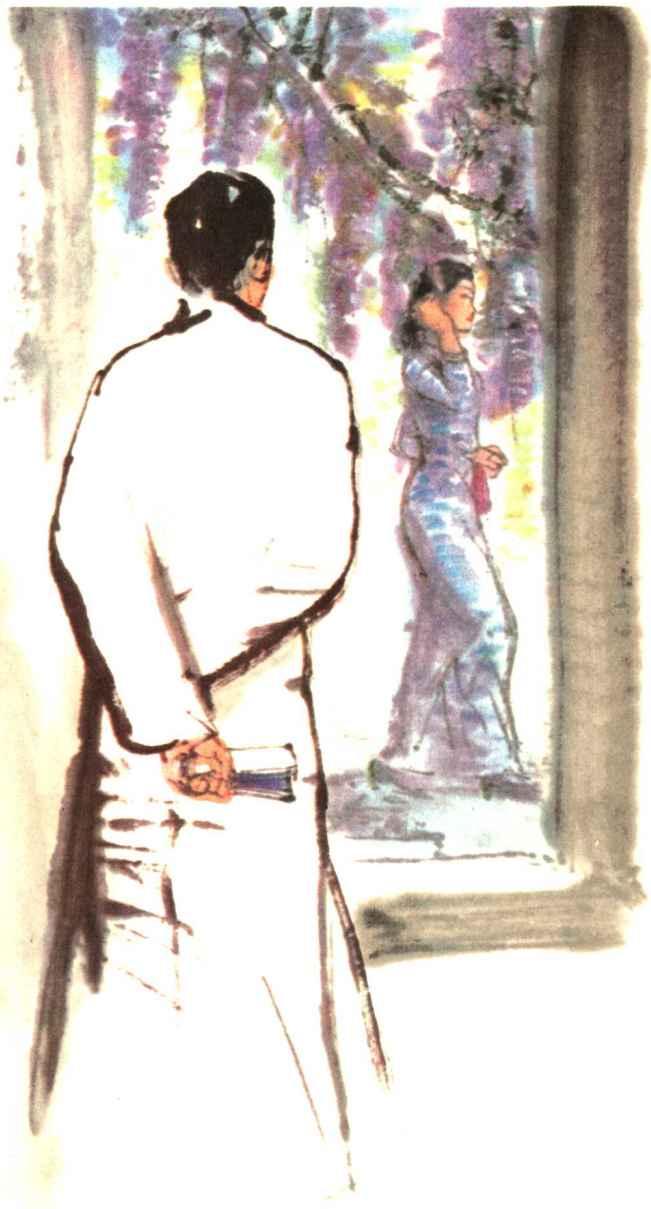
3 深夜中独自回想，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但那时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4 一年之前，子君不在我这破屋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使我在久待的焦躁中，骤然生动起来。

5 但是，这履声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象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听差)的儿子，我憎恶那太象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





6 蓦然，她的鞋声
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待迎出去时，她却已经面带微笑的酒窝走过来了。她在她叔叔家里大约并未受气，我的心宁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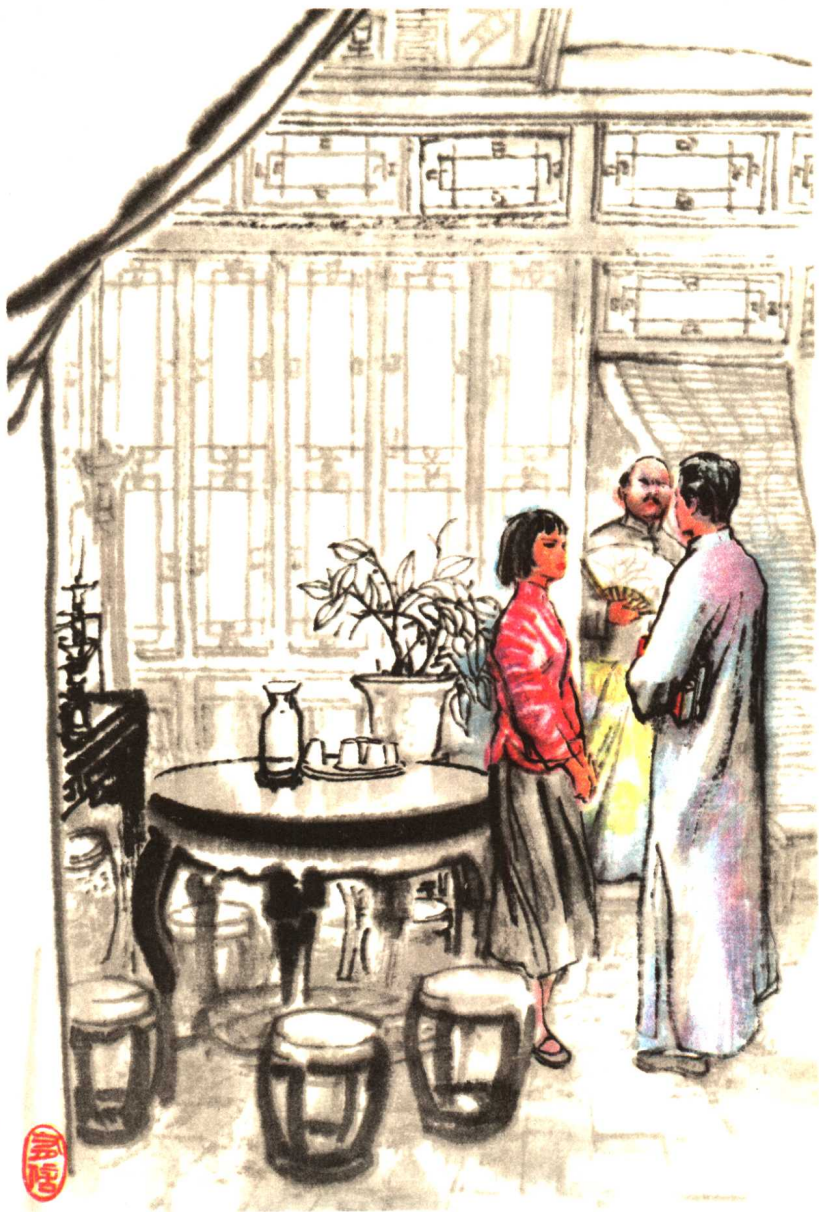
7 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8 谈到男女平等，
打破旧习惯时，她总
要谈起她在乡下家里
的父亲对她如何专
制；……

9 谈起她在这里的
胞叔又如何无理——
有一次发觉我去找
她，竟当面破口骂我。





10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的胞叔和父亲时，她说出来的话。这话很震动我的灵魂，使我知道中国女性，并非厌世家所说那样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11 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子君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



12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彻底的思想比我还透彻，坚强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于她能算什么东西呢？我骄傲地回来了。



13 我已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在慌乱中仅知道她已允许我了。她却是什么都记得。夜阑人静，我常被质问，被考验，被命令复述当时的言语，由她补足，纠正。然而她并不觉得可笑，因为她爱我，是这样的热烈，纯真。

